

cmchao / June 30, 2011 08:26AM

[末日風潮下之人類學教學隨想 開到荼蘼](#)

末日風潮下之人類學教學隨想 開到荼蘼

2011/06/27 . 人類學反思, 教學

專欄作者：途迷

不久之前，我被「抽中」參加一個學校校務評鑑中教師代表的座談會，它的用意大概在於讓評鑑委員和實際在第一線擔任教學研究的教師直接的溝通，因此可以對學校的發展有實質的對話。七、八位的評鑑委員來自各大學的主管和業界代表先行提問，一連串的問題，有點像是考試一樣。來自各大學的評鑑委員所提的問題，大致上就像，就像，well，大學教授會問的問題。倒是來自其中一位業界的評鑑委員所提的問題馬上讓我清醒了。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她高昂有活力的聲音，但大部分原因是因為她令人難以招架的問題。她大致上問的是，「你們」大學的目標都在閉門造車，比賽作文，和「我們」業界毫無關連，從她自己擔任多個xx電的人力資源顧問的經驗，產業界的狀況瞬息萬變，大學還在抱著過時的目標和方法；「你們」大學訓練出來的學生「我們」業界都不能馬上派上用場，「我們」業界需要的很簡單，只要學生擁有二項能力即可，一個是勤勞，一個是肯學習。我腦中閃過一個念頭，莫非這位評鑑委員也擔任過T大的顧問，不然T大的校長日前怎麼會有類似的發言呢？

她高昂的語調讓在場的氣氛異常沉靜，排排坐的教授們沒有因為被誇獎到作文不錯而有興奮的表現，就連來自各大學的評鑑委員好像也有同時被誇獎到但不敢張揚的樣子。這個沉靜的氣氛直到輪到教師們的回答才有所衝破，簡單來說，老師們的回答是，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大學至少還負擔著栽培未來主人翁「全人」的使命。這個對答讓我心有所動，我的意思是這樣的對答本來應該不會讓我心有所動，因為大學是不是職業訓練所、大學的目標應該、或是可以是甚麼的爭辯，搞不好就是大學的目標，嘔，我的意思是搞不好是自從有大學之後就存在的爭辯，至少是大學成為國家設立的機構之後就存在的爭辯。特別是在滿腦子超日趕美的台灣，當大學被概括成為國家競爭力指數，大學的目標真的就只是作文比賽時，這樣的爭辯就不斷出現，而我覺得這是個好事情，至少顯示大學教授在面對鋪天蓋地而來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襲擊下，沒有輕易繳械投降。我之所以心有所動，是因為這個對話讓我想起才幾天前的另外一個事件。

一位學生和我約在研究室meeting，坐下來沒多久，她雖然遲疑不過顯然是已經準備許久，她年輕的臉龐謹慎但堅定的問我，嗯，「人類學有甚麼用？」現場氣氛異常沉靜，我慣用的許多招數來面對學生——論文，proposal，生活(還好沒有感情)的問題——，突然都派不上用場。我當然不是第一次被問到類似的問題，我在各式各樣的場合被很多不同的人用各種或友善或質疑的語氣問過，從很久以前我爸媽、朋友、田野報導人、好奇的路人甲，一直到院長、校長等等，我因此也有一些慣性的答案。我也不是第一次被學生問到類似的問題，畢竟這是一個既切身又重要的問題。我靈時之間閃過許多念頭，那些慣性的答案也不知道該如何說出來，因為竟然是她問了這個問題。她是我在人類學幾年來所開闢的教學花園之中，栽種的茶蘼，它(她)「落葉或半常綠蔓生小灌木，攀緣莖，莖綠色，羽狀複葉，有五片橢圓形小葉，花單生，大型，雪白、酒黃，火紅，可大多都是白色，單瓣，有香味，初夏開花，夏季盛放」。據說茶蘼是夏天的最後一種花，開到荼蘼了，便沒有退路，也不能繼續美麗了。因為盛夏茶蘼花開過後，無花再開放。因此人們常常認為「荼蘼花開」是一年花季的終結，繁華勝極。她要說再見了嗎？但是夏天才剛開始，不是嗎？

換成我遲疑的向她說，人類學真的可以讓人勤勞，以及肯學習，只是不會讓人直接就進入到xx電，反而可以去電xx，永遠保持著對人的敏感度和好奇心。但是對她，人類學有甚麼用？我可是越講越不順。我教人類學，卻對具體人類拋擲出來白色而柔軟的花，無法解釋。人類學家一方面被認為是可以獨立找到解開文化密碼的英雄(anthropologist as hero)，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類學家反而是這個文化裡難解的密碼。人類學有甚麼用？我寫了一些文章描述人類學的用途，但那對她有甚麼用處？繁華勝極，開到荼蘼，我們走到一個瓶頸，她走出我的研究室。我不知道我還會否再看得到她，因為一年花季已經終結，雖然盛夏才剛開始。直到高昂激動的評鑑委員，我想記住她年輕遲疑的臉龐。

荼蘼花凋謝了，明年初夏還是會再度盛放，我總是可以期待下一個季節的來臨，再度看到荼蘼。然而她還會再度盛放嗎？那就另一岸再見她盛放吧。我如是期望著。上周的芭樂文末日風潮下之人類學教學隨想，談到末日，好一個學期末的頹廢風。人類學絕不會開到荼蘼，我很有把握，因為末日風潮下之人類學教學隨想的作者已經給我們希望和明路，只是我沒把握她這朵荼蘼是否不再迷途？